



在世间轮回徘徊三千年，
三千年，仿佛都只为了这一刻
遇见你，看尽她。
谁家阿阮散去，原来真的是她。

三十三条

十四郎 著



◎十四郎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千鸦杀 / 十四郎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7
ISBN 978-7-5313-3776-8

I. ①三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7610号

三千鸦杀

责任编辑 王平 王晓婷
责任校对 范丽颖
装帧设计 刘艳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夏玉琼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字 数 278千字
印 张 16.5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776-8

定价: 19.8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离别的夜晚，没有月亮，黑得令人绝望。

狂风放肆地拍打着木窗，窗纸破了一块，还没来得及修补，以后只怕也不会有人修补了。风从洞里穿梭，发出哭泣般的声响。

宫女阿满将最后一件衣服收进包袱，惶惶不安地抬头望向门口，帝姬正站在庭院里，长发被吹得飞扬，鼓动的绣花长袖也犹如一双等待被折断的羽翼。

她犹豫着走过去，将厚重的披风搭在帝姬单薄的肩上，低声道：“公主，是时候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帝姬点了点头，白皙的手从长袖中探出来，指着满庭院粉白淡红的花儿，声音很轻：“阿满，你看，海棠花都开了，可父皇母后却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阿满柔声道：“公主，你还小，别想那么多。我们赶紧走吧。”

帝姬静静地望着满地淡红的花瓣，风将它们卷起，像飞雪似的纷纷扬扬。明明是五月的天气，却突然寒下来，刚刚绽放的娇嫩垂丝海棠，禁不起风吹雨打，折了一大片。

“阿满，国灭了，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和父皇他们一起守护这儿？我难道不该留下吗？”

阿满几乎要哭出来，强忍着露出一抹笑容：“公主才十四岁，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！皇上和皇后只盼着你平安地生活，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。”

帝姬缓缓地摇头，转身将一朵快要凋谢的垂丝海棠捧在掌心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荷包里。

“阿满，我可以再看看这里吗？”帝姬低声问。

阿满偷偷抹去眼泪，颤声道：“好……再看看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只见半空中忽然划过一道流星般的火光，带着尖锐的呼啸声，直直地朝皇宫这里砸下来。轰的一声，帝姬的锦芳宫的屋顶上的琉璃瓦碎裂开来，火点如下雨一般簌簌落下，夹杂着瓦片和尘土。

阿满尖叫起来：“他们要放火烧皇城！公主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

不等帝姬回答，阿满拽住她的胳膊，拼命地往皇宫后的秘密小道狂奔而去。

帝姬身形单薄纤弱，迎风奔跑，跌跌撞撞几乎要摔倒。小道两旁荆棘树枝胡乱伸展，打在脸上就是一道血痕，她满脸汗水，忽然忍不住回头看一眼，天空中有无数道流星般绚丽的火光，簌簌地落在皇城里。

像是琉璃中有火在焚烧，皇城在火光中变得晶莹剔透，就快要化了。

伴随着流星般的火雨落入皇城的，还有无数的两三人高的怪鸟，赤红色的头，像凝了一汪血。皇城里凄厉的哭喊声被狂风送到耳边，阿满再也支持不住，捂着脸跪在地上痛哭流涕。

那是赤头鬼，是吃人的妖魔。

鲜血从帝姬的嘴角滑落，她死死地咬住嘴唇，身体里巨大的痛苦几乎要将她搅成齑粉，仿佛再也承受不了似的，她猛地甩开阿满的手，朝山下冲去。

没跑几步，阿满就从后面拼命地拽住她，抱住她。

树枝断了一地，帝姬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兽，浑身发抖，身上满是泥泞。

她不知道自己挣扎了多久，慢慢地再也没有气力。

从灵魂最深处泛起巨大的空虚与恐惧，她以为自己会死，可是偏偏死不掉。她张开嘴想哭喊，却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急喘。

她必须在今夜眼睁睁看着自己拥有的一切被毁灭，灵魂被一刀刀切割凌迟，不能软弱，不可以回头。

阿满觉得怀里挣扎的力量渐渐弱下去了，帝姬伏在她怀里，再也不动。她使劲儿地抹着眼泪，从怀里取出手绢，拨开帝姬的头发，替她将脸上的泥泞擦干净。

火光中，帝姬苍白得好似一个鬼，曾经娇美灵动的神采，如今只剩恍惚与惨淡。她紧紧闭着眼睛，浓密的长睫毛颤抖着，过了很久很久，才有一颗极大的泪珠滚下来。

天快要亮的时候，帝姬醒了。

“阿满，我们走吧。”她再也没有流泪，语气平淡，只是两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

阿满担忧地看着她：“公主，还是让我来背你好了。你再歇息一下。”

帝姬摇摇头，从袖子里取出两张白纸，咬破指尖将血滴在上面，然后把纸往地上一丢，白纸瞬间变成两匹骏马。

她翻身上马，一提缰绳，骏马立即发出洪亮的嘶声。

“下山去，找个落脚的地方。”

阿满见她神色平静，心里反而担忧起来，犹豫着低声道：“公主……你、你在想什么？”

帝姬回头对她微微一笑了一下，腮边漾出清浅的梨涡，映着微蓝的晨光，她仿佛又变成了以前那个娇柔妩媚的小公主。

“阿满你放心，我会活下去。活到该死的那一天为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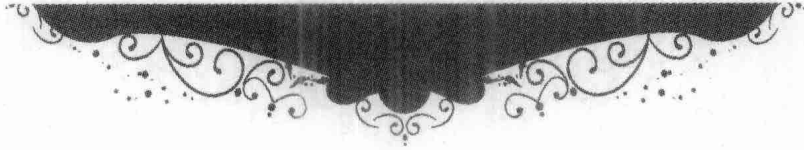
说完，骑着骏马，朝山下行去。

“公主，我们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一个还没有战火的地方。”




目 录

- 001 序 言 琉璃火
- 001 第一章 暗里幽香是谁人
- 009 第二章 回首又见他与她
- 019 第三章 《东风桃花》
- 029 第四章 谜底都不是能随便说出来的
- 041 第五章 身心之争
- 051 第六章 大人，让我献身吧
- 063 第七章 白河龙王来了
- 073 第八章 等到记忆都回来的那天，我们又会是怎样
- 083 第九章 大燕国的帝姬，你还要骗我多久
- 095 第十章 前传
- 111 第十一章 卿心如铁
- 121 第十二章 他要陪着她，实在是很美很贴心的诺言
- 



目录

- 131 第十三章 眼泪无穷无尽，每一颗都是折磨
- 141 第十四章 传说中的公子齐大人
- 151 第十五章 暖之味之
- 161 第十六章 那大家一起来做坏事好不好
- 169 第十七章 太子的邀约
- 179 第十八章 公子齐来此一游，送上雷剑风刃
- 189 第十九章 哪怕铁石心肠，还是幻想着和你一起变老
- 199 第二十章 二皇子亭渊
- 207 第二十一章 没有你的黎明
- 217 第二十二章 她的任性刁蛮，他至死娇惯
- 229 第二十三章 听见花开的声音
- 239 傅九云番外 乱生春色谁为主
- 

年底的时候，香取山下了一场雪，纷纷扬扬飘了一整夜，积雪几乎没过膝盖。覃川从暖和的厨房里一出来，顿时冻得直哆嗦，连忙裹紧围脖。

厨房管膳食的陈大爷从里面追出来，连声唤她：“川儿，等一下！”

“大爷还有啥要帮忙的吗？”覃川冷得直打战，像只小兔子。

“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就问问你明天几时来厨房帮工。我儿子明儿来修灶台，和我提了一下你，不晓得能不能遇上。”陈大爷笑得像一朵花儿，一朵满是皱纹的花儿。

覃川善于察言观色，心里顿时明了他的意思，当下笑道：“这我也说不准儿，得问问赵管事。我也盼着见陈大哥呢，他运气极好，十赌九赢，我还等着他教我玩两把呢。”陈大爷一听，老脸不由得一红，自然明白人家说得隐晦是给自己面子，他儿子分明是十赌九输的赌鬼败家子，想给他找个老婆可真不容易。

挥别有些尴尬的陈大爷，覃川缩着脑袋一路往左池跑。昨晚的那场大雪，只怕冻坏了池畔的柳树精，她得去铲铲雪，省得回头它们找她“哭”。

刚走了一半，迎面就见赵管事领着个肉球似的

男子走过来，覃川赶紧停在旁边，笑呵呵地打招呼：“管事。”

赵管事一见她，眼睛忽地亮了，赶紧推着那肉球男过来：“川儿，来得正巧，正有事找你呢！”

显然，那肉球男并不乐意，嘟嘴挤眼，忸怩万分。

赵管事将肉球男推到覃川眼前：“对了，这是我侄子，在这里做买办的。他今年二十岁，尚未娶妻……”

肉球男怒了，指着覃川大声嚷嚷：“姨！你这是什么眼光？！她长得这么丑！脸比陈皮还黄！她连玄珠大人的一根小指头也比不上，又怎能配得上我？”

一席话简直说得字字带血，把覃川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他瞪着眼睛，对覃川说：“喂，我说你可别缠着我啊！我没工夫和你磨蹭！”

覃川赶紧点头：“那是那是，我哪里配站在您身边……”说着看看他圆溜溜的肚皮，整个人长得跟锅里刚煮好的汤圆似的，她不由得微微一笑，“您这样玉树临风、丰神俊朗的美男子，自然得要倾国倾城的美人才能配得上。”

“哼，算你有自知之明！”肉球男喜滋滋一笑，“姨，我走了，下次记得找个漂亮的、配得上我的才行。”

“您走好，走好……”覃川笑眯眯地目送他走远，回头看一眼赵管事。

赵管事自然是尴尬万分，连声道歉：“川儿……他的脾气就是这么坏，人品倒是很好的……你、你可别放在心上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，令侄是心直口快，爽朗不造作，真男儿本色。”覃川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。

赵管事觉得很可惜，叹息了一阵。覃川虽说只来了不到三个月，可做事利索，也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心事，嘴巴更是甜得恰到好处。这年头的年轻姑娘家，如此乖巧的实在不多，她有心给侄子找个好媳妇，奈何自己那宝贝侄子眼高于顶，非绝色的不要。

覃川这孩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长得寒碜点儿，眉细眼小，鼻塌唇薄，脸色更像十年没吃饱饭似的，蜡黄蜡黄的。放在人群里，眨眼就给吞没了。

“对了，管事您找我是有什么吩咐吗？”覃川直接换话题。

赵管事小心翼翼地怀里取出一个木盒递过去：“我头上还有一堆事，你把这个盒子送去南殿吧！千万要小心，别碰着磕着，这可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。”

覃川点点头，捧着盒子转身要走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回头笑道：“管事，翠

丫今天和我说，她病好了可以干活了。那明天是不是让她去厨房帮工？”

赵管事想也没想：“那明天就让她去吧，你过来给我帮忙，正好人手不够。”

覃川笑眯眯地走了。

香取山洞天福地有外围和内里之分，外围专供杂役下人居住干活，内里则是山主和弟子们的居所。外围杂役严禁进入内里，故而有东西南北四殿作为关卡，四殿以数十丈高的巨石围墙相连。

现在的世道，仙人也惫懒。

山主当年在香取山山顶羽化成仙，自此占山为……仙，大肆搜刮世间稀奇宝贝的同时，也会怜悯一下辛苦的凡人，做了不少善事。近来兴许是年纪大了，看透了世情冷暖，成日龟缩在里面数宝贝，顺便收了无数美貌少年男女当弟子，安心过起老人家的日子。

香取山如今就成了密不透风的鸟笼子。

覃川捧着盒子一路走到南殿，那看门的人正抱着手炉看书，正眼也不看她一下，说：“停住，东西放下，在那边签个名儿。东西未必会送到紫辰大人手上，你懂吗？”

覃川转了转眼珠，笑着摇头：“不懂，为什么？”

看门人顺手指了指身后，极不耐烦：“这么多东西都是送给紫辰大人的，他哪里能全部收下？你们这些外围杂役，好没脸没皮，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成日想着攀龙附凤？！送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，每次都是被扔掉，还不停地送！”

覃川好奇地朝里面张望，果然见那满满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盒子、瓶子、罐子、匣子、铜饼子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她不由得咂舌：“这么多东西……都是要给紫辰大人的？”

看门人终于把头抬起来，瞅了她两眼：“正是如此，识趣的就赶紧走人，东西递进来也不可能送到里面去的。”

覃川微微一笑，把盒子往他面前一放：“明白了，下次我注意。这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，麻烦您赶紧送进去，别误了事。”

看门人吓了一跳，真的跳起来，双手捧着盒子，连声说：“怎么不早说！原来是玄珠大人要的东西！要是误了时辰，她那个脾气……啧啧！”

覃川一边在名录上写自己的名字，一边问道：“大叔，每天都有那么多人从外面给紫辰大人送东西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怪不得不清楚。后天是紫辰大人的二十三岁寿辰，

知道的人自然要送一份贺礼。不过外面那些杂役也不想想，紫辰大人是什么身份，怎么会看上他们那点儿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？每年都送，倒要劳烦我老人家一一扔掉。”覃川扶额想象着左紫辰怀抱一堆铜饼子银匣子，依然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的模样，不由得乐了。不知为何，脑海里又浮现出五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。朝阳台上那惊鸿少年，手执长柳，难得临风一笑，当真秀若芝兰，不知迷倒了多少怀春少女。

明明他心里面比冰雪还要冷酷，喜欢他的人却总有那么多。

她把名字写完，拍拍手准备走人，看门人忽然喊住她：“等下，刚好你来了，这封信你带给赵管事吧，是要紧的事。”

覃川微微眯眼，把信在手里捏了一下，笑着答道：“好啊，我一定带到。”

一路从南殿出来，天色已经暗了。

覃川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靠在石壁上擦亮火折子。那封信没封口，仙山福地素来不做这等防人之事，讲究光明磊落，只是在今日遇到了她这个不怎么光明磊落的人。展开信纸，就着火光飞快看了一遍，覃川眉头突然一蹙，竟不知是惊是喜。原来下个月白河龙王要来香取山做客，内里管事令赵管事清点外围杂役，入内做各类准备。

她看信看得入神，忽听身后传来细微的踏雪声，心下猛然一惊，飞快将火折子丢在地上，一脚踩住，下一刻便被一双臂膀结结实实地拥在怀里。

覃川心中有鬼，屏住呼吸动也不动，只觉那人身材高大，似是喝了酒，馥郁的酒气带着暖暖的吐息喷在她的耳郭上，又痒又麻。

“我来得迟了，是不是在怨我？”那人低低地笑着，声音低沉，偏又带着一丝酥软，字字诱人。

覃川不说话，惊疑不定地缓缓地摇头。

那人扶着她的肩膀，将她转过来，她亦是不敢反抗，所幸此刻天色暗沉，头顶又有石壁阻隔，看不清轮廓。

“青青，怎么不说话？心里在骂我？”他的手自她的肩滑上去，按住她的后脑勺，细细地抚摸长发，另一只手却捏住了她柔软的耳垂，爱怜地摩挲。

覃川怕痒，急忙躲了一下，他带着醉意笑道：“还不说话？嗯，我自有办法让你说。”

覃川只觉鼻前一暖，他的脸忽然凑得极近，在她唇边轻嗅，然后对着那芬芳

之源轻轻地吹了一下，低吟：“好香……你熏了什么香？”

她又是一惊，急忙别过头，不料他突然捏住她的下巴，重重地吻下来。

她这一次才真的大惊失色，喉咙里发出短促的呻吟，使足力气捶打挣扎，却不能撼动分毫。他吻得极重，甚至有些粗鲁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吮着她的唇瓣，唇齿厮磨，气息交缠。覃川几乎不能呼吸，胸口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烧，烧进四肢百骸，反而腾起燎原大火。她委实承受不住，唇上炽热发痛，手足却骇得发凉。

艰难地在腰间荷包里摸索着，指尖却酥软，抖得什么都捏不住，覃川在心里大骂自己没用，好容易摸到一根银针，两指捏起，无声无息地朝那人肩上了刺了下去。

针尖入肉不到半分，那人全身突然一紧，五指犹如铁钳，闪电般箍住了她那只手腕。

“针上有毒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他的声音骤然变得低沉，却毫不慌张。

覃川死死地咬住嘴唇，任凭手骨快要被他捏碎，硬是一声不出。

那人的双目在黑暗中灼灼，仿若星辰，看了她很久，忽然浅浅一笑：“我总是……有办法……找……找你出来……”

一语未了，人已经慢慢软倒在地，那麻药见效极快，遇到血肉立即触发，此人能抗这么久，实在不容易。

覃川满身冷汗，甩开他的手，一刻也不敢多留，撒腿便跑，地上冰雪极多，也不知摔了多少跤，却也顾不得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人从地上站起，见不远处雪地上躺着一个鹅黄色的囊包。

他走过去，拾起，放在鼻前深深一嗅，淡而幽的香气充斥鼻腔，正是她发间唇内的幽香。他将囊包放在掌心掂了掂，若有所思。

覃川自那天之后，犹如惊弓之鸟，终日惶惶不安，只怕不知会从哪个角落里跳出个男人指认自己，那她就得收拾包袱滚蛋了。

这般寝食不安地过了几天，她足足瘦了好几斤，看上去越发孱弱可怜，身患绝症似的。

倒是赵管事看不下去，握着她的手劝慰：“川儿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那侄子说话没轻没重，伤了你。姑娘家外貌如何并不重要，人大方，聪明能干就比什么都强。”

覃川唯有苦笑，默认了。

和她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正好相反，外围杂役们最近很疯狂。白河龙王要来

香取山做客，需要从外围调杂役去内里做准备的消息一夜之间传了个遍。每个人都巴不得这块天上的大馅饼掉在自己头上，把自己砸晕过去才好。

赵管事最近收贿赂收到手软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得多了好几条，春风桃花朵朵开。

最后名单终于定下，几个给钱最多的杂役赫然榜上有名，其余大多数还是杂役里相对能干懂事的。毕竟这里不同外面，给仙人干活不能太敷衍了。

覃川的名字毫无意外地列在第一个，大家都猜测，她给的贿赂最多，自此看她的眼神格外热辣崇拜，像看会走路的黄金。

内里地方大，时间少，赵管事这次安排了八十名杂役，一半男一半女，去之前足足花了一天时间细细交代里面的规矩，里面住的都是些高高在上的人物，一个不小心得罪了，可不是收拾包袱走人那么简单。

第二天早上在南殿集合，年轻女杂役们自是专心打扮一番，南殿前一片莺声燕语，平日里姿色普通的女杂役，打扮后也变得俏丽了许多。覃川去得不早不迟，靠在树下与人说笑，她只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穿着一身干净的灰色衣服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，一身朴素，不染半丝脂粉气。

赵管事把她单独拉到旁边说话，神色凝重：“你向来乖巧，里面的规矩也不用我多说什么。只有一点千万记住，如果遇到玄珠大人，一定小心说话做事。她脾气素来古怪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全然不给下人脸面情面。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了她，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。”

覃川心底暖暖地有些感动，赵管事平日虽然严厉刻薄，但对她在是很好的。

“管事放心，我知道的。只是不知玄珠大人忌讳什么，万一遇上了，我也有个准备。”

赵管事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若知道，早早就说了。听闻玄珠大人拜山主为师之前，贵为一国公主，国亡了被迫蜗居在此，连山主也要敬她三分。她原为金枝玉叶，比常人傲气些也应该。”

覃川嘴角微微地扬了一下，笑得极淡：“我明白了，见到玄珠大人，行国礼便是。”

八十名杂役被内里的管事带着，排列整齐顺着南殿后的青石大道往前走。开始还有人兴奋地说话，走了半个多时辰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，四周只闻风声冷冷。大道两旁种着从未见过的树木，高耸入云，纵然在寒冬，叶片依然青翠欲滴。风穿梭过树林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雪花缓缓地落在头发上，令人自然而然地生出一股肃穆谨慎之情。

足足走了两个时辰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个极大的山谷盆地出现在眼前，盆地中亭台楼阁流水，美轮美奂，甚至有几座宝塔高楼，高出盆地许多，他们站在这样的高处，也只能仰头而望。

盆地包围在一圈悬崖峭壁里，无数盘曲纤细的台阶自上而下分岔而置。其中间或有瀑布，数条银龙倾泻如玉，虹光闪烁。顺着盘蛇般的台阶逐阶而下，洞天福地之中，奇花异草，飞檐画壁，诸般闻所未闻的美景足以令人窒息，俨然是一派富贵堂皇的景象。

看来就是仙人到了老年，也不能免俗地爱好这些享受。

覃川默默看着眼前或熟悉或陌生的殿宇庙堂，旧日回忆与今日经历重叠在一起，一时间只觉花非花，梦非梦，今日的自己与回忆里那个自己比起来，也是面目全非。时光如流水，如白驹过隙，那时的她，可曾体会过“物是人非”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？队列的脚步忽然停下了，覃川正想着心事，冷不防撞在前面翠丫的背上，翠丫心不在焉地扶了她一把。

“怎么了？”覃川低声问。

翠丫指着前方飞檐玲珑的小小殿宇，那里正聚集了十几个美貌少女，或站或坐围着白石台阶。台阶上斜斜倚着个男子，姿势慵懒，手里却拿着一根通体莹绿的横笛，抵在唇边悠然吹奏。

笛声清越悠扬，音色空灵，涤去体内诸般愁思哀怨，覃川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。

领头的管事毕恭毕敬守在一旁，待他吹完这一阙，方朗声道：“见过九云大人，小的们扰了您的雅兴，罪该万死。”

傅九云扶着下巴，将那根碧绿横笛放在指间把玩，饶有趣味地打量着眼前黑压压一群人，目光犹如融融春水，一个个自杂役们的脸上掠过，凡是与他目光对上的，都觉浑身暖暖的，微微醺然。

山主的弟子们个个都是姿容秀丽出众的美人，傅九云在里面算个出类拔萃的，往日只闻大名，却无人有幸得见。今日他就这么懒洋洋地坐在眼前，竟与众人心目中清秀瘦削的仙人模样截然不同。

他的肤色犹如古铜，长眉入鬓，甚至可以算得上英气，笑起来却仿佛暖风扑面，有一种独特的天真。左边眼角下偏又生了一颗泪痣，顾盼间便多了一丝凄婉忧郁。心软些的姑娘很容易就生出亲近之意，怪不得他吹吹笛子，周围就坐了一群少女如醉如痴地陪着。

翠丫显见着是被他的美色晃得两腿发软，靠在覃川怀里，声若游丝地感叹：“好……好美……川姐别放手，我站不住了……”

覃川哭笑不得：“才看一眼你就软了？”

“这么多人，不会是山主新收的弟子吧？”傅九云目光扫过众人，笑吟吟地问领头管事。

“回九云大人的话，这些人都是外围杂役。因着下月白河龙王要来咱们香取山做客，所以安排他们进来做些准备。小的一定看好他们，不让这些俗人扰了诸位大人的清净。”说着便领着杂役远远地回避他们，自殿后绕路而过。

“川姐……我、我脚软，走不动路！怎么办啊？”翠丫哭丧着脸，死死地拽着覃川。这孩子真是没见过世面，覃川无奈地架着她的胳膊，跟上人群。忽听砰的一声，翠丫怀里一只玉石镯子掉在地上，滴溜溜滚出好远。覃川记得那是翠丫她娘留给她的值钱遗物，急忙弯腰去捡，却有人早她一步弯腰拾起了玉镯，衣角随风舞动，上面用暗银线绣着一朵芍药，正是傅九云。

“玉石质地莹透，触手温润，乃是羊脂玉中的上品。是姑娘的？”他将镯子送到翠丫面前，微微一笑。

翠丫大约已经酥软得找不着北了，整个人瘫在覃川的怀里，喃喃地道：“是……是我娘的……遗物……”

傅九云“嗯”了一声，尾音绵长诱惑，忽地抬手，指尖轻轻地捏住了翠丫的下巴，低下头，鼻尖离她红唇不到三寸，细细密密地打量她。

可怜的翠丫，快要晕过去了。

有风吹起，细细密密的幽香自翠丫身后若有若无地钻入鼻腔，傅九云双目微合了一下，忽又睁开眼，捏着她下巴的手指一紧，低声道：“好香……姑娘，可以吻你吗？”

“咻”一声，覃川发誓那一瞬间她真的看到翠丫的魂魄从头顶冒出来，手舞足蹈状若疯狂地扭动着——过度刺激的兴奋下，她居然晕过去了。

杂役们一阵手忙脚乱，扶的扶，抱的抱，赶紧把这个丢人的丫头弄走。覃川趁乱跟着人群跑了，头也不敢回，耳根烫得好似刚煮过，也不知是尴尬还是后怕。

不会错，那晚的登徒子，就是这个人了。真想不到，他原来竟是山主的弟子之一。

覃川脱力地吁一口气，没来由地陡生一种前途漫漫，凶险异常的感慨。

“他对我那么一笑，说，好香……姑娘，可以吻你吗？啊……我真是做梦也不敢想！你说、你说他难道真的看上我这啥都没有的小丫头了吗？”

翠丫躺在床上鼻血横流，眼冒星光，第三十一次重复这句话。

覃川随口答应，她在忙着找东西，记不得自己有没有带进来了。

“他对我那么一笑，说……”

在第五十次重复的时候，覃川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——女子梳妆必备之桂花头油。

“他对我那么一笑……咦？等下，川姐你在做什么？！”翠丫腾地从床上蹦下来，目瞪口呆看着她把一整瓶桂花头油朝头上倒，“你、你疯啦？！味道那么重！”

覃川笑得格外亲切温柔：“嗯，这样才香。翠丫也来点儿吧。”说着把剩下的桂花头油一股脑儿地倒在翠丫身上，吓得她又叫又跳：“你真的疯了！领头管事会骂死我们的！”

“不会。”覃川慢条斯理用梳子把油腻腻的头发梳整齐，“待会儿去凝碧殿，比咱们夸张的必然有一大把，法不责众。”

翠丫闻了闻自己身上，脸皱得像包子：“这么香反而过了，真腻！”